跋玉笥山清虛館碑後

清虛館者梁天監中京兆杜曇永於廬陵玉笥山建之以栖遁而蕭侍中子雲景喬裔孫律守虔州重刻茲記而書其後引玉笥山實錄以爲景喬自贛南使還登此山師曇永而道成上帝賜之玉冊以爲元洲長史治郁木福庭舉族八十二人皆傳去又於碑書景喬之官乃曰黃門侍郎太子司徒左長史按梁初景喬自太子舍人移丹陽郡丞出

項刻宗下缺字
書中有此字

校其外十益驗
之誤妄耳

爲臨川內史還除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又出
爲東陽太守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及祭酒三年宮
城失守犇晉陵餒卒於顯雲寺僧房年六十有三
與玉笥山錄所載乖異亦猶漢史書淮南王安自
殺而傳史謂其盡室上賓者同也然方外之事固
不可以常理測景喬傳去之事道家書載之甚著
唐世亦有遇之于茲山者弟恐其餒卒晉陵道家
所謂解化猶託劍驗火之類也至于山錄稱其常
使嶺南及爲黃門侍郎太子司徒長史則誤益攷
之于傳景喬弟常爲太子舍人爲侍中爲臨川爲
東陽未始位黃門及長史幷使嶺表也然子嘗見
子雲啟事梁武稱侍中南徐州刺史臣子雲而傳
亦不書其刺南徐則史家容有舛漏但太子官屬
初無長史乃見碑所題之謬也景喬文詞雖六朝
駢儷體故自清靡可喜要不失爲佳文至律所刻
玉笥上清宮碑題云杜曇永撰則詞格淺俚與景

喬所製不侔然亦非當時語殆唐末五代人所爲
假託杜君耳清虛碑但云杜君爲豫章王左常侍
耳而上清碑末題云天監十五年立至題杜君之
官則云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其不稽古甚矣若律
者其陋至此得無愧厥祖乎獨其能傳景喬之文
於石及立祠室爲可取又所題碑後詞致一作至凡
近弗倫予頗爲刪易并錄二碑及南史景喬傳竝
寘右方使觀者有考焉弟律重刻清虛碑字甚惡
故但錄其文耳古樓觀之觀乃謂之觀而道家居
皆目以館若宋崇虛館梁朱陽館爲陶隱居置之類甚
衆至近古乃以館爲觀蓋亦取仙人樓居之義因
辨此碑聊識于後政和六年歲在丙申九月二十
一日雲林子黃某長睿父書

跋段柯古靖居寺碑後

段柯古博綜墳素著書倬越可喜嘗與張希復輩
赦上都諸寺麗事爲令以段該悉內典請其獨徵

段作寽亞和上碑自謂胎笥三藏

甲此碑为六非律所乌

皆事新對切今觀靖居碑亦晝上人以其博涉三學故諉錄寺讚也文傷太擁讓要爲不凡雖奇澀不至若樊紹述絳碑之甚然亦軋軋難句矣碑大中中作而左金吾長史顏稷所書殊有楷灋唐中葉以後書道下衰之際故一作固弗多得云政和六年十月十八日黃某長睿父於楚栖鳳堂書

跋章草彌陀經後 川本無

黃某伏遇先大門大資政特進遠忌之辰謹自恭書佛說阿彌陀經一卷仰申追報伏願棄此尊經妙力超生極樂淨方一切有情竝同今願政和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謹題

跋所書十七帖後 川本無

逸少十七帖書中龍也張彥遠以爲王草中烜一作赫著名帖信然僕得善本每喜臨學此卷雖不足以追蹤邊軌故自有合作者信筆偶書不暇擇紙尚不愧褻行儉云黃長睿父題政和六年歲在

丙申十月十八日於山陽栖鳳堂書

跋古文韻後

政和六年冬以夏鄭公四聲集古韻及宗室克繼所廣本二書參寫并益以三代鍾彝鼎器款識及周鼓秦碑古文古印章碑首并諸字書所有合古者益之比舊本殊廣以備遺忘作隸字書者多有譌舛亦姑藏之以廣異聞觀者其自辨之十一月丙申于山陽栖鳳堂親寫十二月丙戌於廣陵瓜步舟中記之雲林子書

跋黃庭內景經後

東晉興寧二年太歲甲子上眞司命紫虛元君南嶽魏夫人降丹陽之句曲山以上清諸眞經授弟子琅琊王公府舍人楊君使作隸書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父子魏傳青籙文所謂起安啟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脩玉文黃庭內景乃其一也亦名琴心文又名太帝金書又名東華玉篇自楊許

僊去大傳千世而積載既久轉寫多誤如以尊爲前以通爲遍以胥爲骨以飛爲緋此例甚衆惟華陽登眞隱訣所載乃楊許舊本可以據依今衆譬衆本而以隱訣是正庶幾不失眞語云政和七年歲在丁酉正月丙辰雲林子黃某於丹陽東齋書

跋楊少師書蹟年譜後　川本無

政和七年二月十七日因觀景度諸帖聊次其歲月先後及記其書蹟所在以備考證云武陽黃

書

跋鍾繇賀捷表後

歐陽文忠集古錄謂世傳鍾繇賀捷表稱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以問孫愐恭愐恭以爲閏十月良是但云據吳志權閏十月才征羽至十二月獲之正月乃傳羽首至洛陽則鍾繇安得于閏十月先賀捷也又再題云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于摩陂而曹仁等破羽後未嘗出征履險冒寒之後又古

項刻不作廉

汲古閣校

人歲啟不書年此二事可疑今按魏志是年十月操自漢中還孫權上書以討羽自効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徐晃攻羽破之羽走王軍擊陂至正月始還洛陽孫權取首至吳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月獲之按志稱十月自洛陽南征羽至來年正月始還則正當寒際故云履險冒寒也操未至而徐晃已攻羽破之羽走則此表所謂征南將軍與徐晃并力而羽已被矢（表中作矢）刃者正是也則此表與

頃刻是也下多征南將軍權十二月

權之殺羽也十二字蓋誤

魏志所書正合非僞也蓋此表特賀閏月徐晃之破羽非謂賀十二月權之殺羽也因此致疑又按古人箋啟多不用年至表奏則與箋啟異其稱年無疑又魏志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此表於閏十月但稱東武亭侯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讀爲蕃鎮之蕃誤矣此表世傳本有二字雖大小殊而其體小異不同蓋後人臨摹之變耳政和七

年五月十三日

同前 此篇與前小異故兩存之

今考魏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上書乞討羽自效閏月王乃南征未至徐晃攻羽破走之王軍摩陂至正月始還而權傳羽首至洛吳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月獲之按操以閏十月南征以正月還洛往復正當寒際此緜表所謂踐險冒寒正是也操未至而閏月中徐晃已破羽走之

魏志曹仁傳行征南將軍假節屯襄鎮荊州又回晃注外禦仁以清圍出則并力合勢而謂仁也權而討庸將軍欲棄及與劉備破曹操兵備表權軍將軍領徐州牧後破羽操又表為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未嘗為西征也

項刻論限為嵗

此緜表所謂征南將軍與徐晃并力而羽已被矢刃者正是也征南將軍即權耳其曰矢刃者謂羽為晃破雖未即殺之而羽已被創矣至十二月權始追獲之蓋徐晃之破羽在閏十月孫權之殺羽在十二月今緜以閏十月上操表乃賀是月之破羽非賀十二月之破羽也則此表與史書正合非僞明甚又按古人箋啟多不用年至表奏則用年者有之若劉琨上晉元帝表稱建興元年是也文

忠謂古人表不書年者其未之考乎又魏志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閻十月表但稱東武亭侯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音皮謂南蕃郡也東武南蕃之屬故并著之或讀爲蕃鎮之蕃誤矣

跋章草雞林紙卷後

政和丁酉歲五月二十一日於丹陽城南弟暴舊書得此雞林小紙一卷已爲人以鄭衛辭書盈軸矣竊矜其遠物而所書未稱顧紙背尚可作字因以索靖體書章牌急就一卷藏于家運筆結字頗合作庶幾顏文忠牒背書蒙舊事

十二枚最二千一百五十字武陽黃某長孺父書

跋草書洛神賦後

此賦草書世傳王大令書然結體殊不類獻之而頗似智永疑其遺蹟也至洛神小楷則子敬書無疑矣世以小王好書此賦故凡有洛神書本皆歸之子敬猶東漢諸碑流俗多以爲蔡邕書豈盡中

陽項刻作楊

二誤訛二字脫一字殆俱矣

川本無此事二字云紙最

郎筆蹟哉要當鑒以心目而弗信耳傳爲佳政和七季六月六日黃某長孺父書

跋濤陽石本頭眩方後

治頭眩方世傳王逸少書今絳州石帖中有此帖甚著于世政和丁酉歲六月七日襄州教授丹陽陳君孝友見過云崇寧間彭諫議君時守濤陽役兵于山間斲石得一大石中空內有小石若碑版然視之有刻文卽此碑也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際不應緣何中有此碑殊可異也陳之父時亦官濤陽得此拓本陳因以見遺視之比絳帖差縱逸結字互有工拙要之此本當在絳刻前但不知何世所刻按逸少嘗在江州豈晉以後好事者因移寫于斯石歟意其蘊沒既久土或變石故是刻藏于石間理不足怪世或以此帖爲虞永興書恐未必然或虞嘗臨此書故微翻其體今世所有魏晉諸帖中往往唐人臨撫尔洪纖拘放結體不一眞賞

絳帖平云按秘閣絳帖有永興齋會帖此出一手五版中煩惱字與此惱字相似知是虞臨多代

當作本題英宗
獲名

者自能辨之是月九日黃某于丹陽東齋書

跋王子敬帖後

袁昂論子敬書以爲河朔少年充悅眥拖此書結體正尒而晉書謂其瘦如隆冬枯林非篤論也此帖摹傳殊逼眞與官帖所錄有間矣

跋楞嚴白繖蓋後

政和丁酉歲六月於南徐州城南宅傳延慶精舍釋祖一祝本自書梵文二十二日于廣陵舟中書

黃某題

跋北齊勘書圖後

侯堮歲嘗見此圖別本雖未見一審作畫者主名特觀其人物衣冠華虜相雜意後魏北齊間人作及在洛見王氏本題云北齊勘書圖又見宋公次道書始知爲楊子華畫其所寫人如邢子才魏收輩豈在其間乎宜其模矩乃尒今觀此本益知北土人物明甚則知子華之蹟爲無疑唐閻令稱子華

勘書事詳典画侍元十人邢魏名俱已百不在列也

自象人以來曲盡其妙簡易標美多不可減少不可踰今詳其蹟信然弟他本尚餘兩揚有啟軸隱几而仰觀者有執卷搘如意而沈思者數輩葢當時畫此弗但一通也李正文上字本太祖諱資暇錄謂荼托始于唐崔寧今北齊畫圖已有之則知未必始自唐世亦猶蕭梁已有紫囊盛笏而唐史始于張九齡者同也觀者宜審定之政和丁酉歲八月五日武陽黃某長孺父于楚州衮華堂觀

跋案樂圖後

周昉丹青始以道佛像及寫眞知名故畫章敬寺壁圖趙縱像畫史稱之今洛城南宮有楊眞人降眞及瓊樓僊人等畫葢妙絕一時今世但傳其子女而已是可歎也此圖尤有思致而設色濃淡得顧陸舊瀝故可珍愛

跋織錦回文圖後

蘇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

畫繇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惟
曉外繞七言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矣若沈公之
博亦謂斷句脫略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
五色相宜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
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略也政和初予
在洛陽于居士王晉玉許得唐程士南效此詩并
申誡之釋而後曉然是詩之初不舛脫蓋沈公未
嘗見此本耳然申誡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
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綠于五行爲
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爲不尒今因冠詩于畫遂
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爲之色
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于士南之文
既有釋者則賦采自從其舊而并錄于卷首云國
初錢鎮州惟治嘗有寶子垂綬連環之詩亦錦文
之遺範而世罕傳故聊附卷左以資書傳言鯖之
餘味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會稽黃某長孺父于

項刻脫誤字

山陽袁華堂書

跋錢鎮州回文後

錢鎮州詩雖未脫五季餘韻然回旋讀之故自娓娓可觀題者多云寶子弗知何物以予攷之乃迦葉之香爐上有金華華內乃有金臺臺爲寶子則知寶子乃香爐耳亦可爲此詩證但圜若重規然豈漢丁緩被中之製乎

跋張曲江集後 川本無

讀言如枉高風可仰政和丁酉十月初吉梵人袁華

堂觀

跋陳碧虛所書相鶴經後

自秦易篆爲佐隸至漢世去古未遠當時正隸體尚有篆籀意象厥後魏鍾元常及士季晉王世將逸少子敬作小楷瀟灑皆出于遷就漢隸運筆結體既圜勁淡雅字率扁而弗撝今傳世者若鍾書力命表尚書宣示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

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軼矣特馬總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今此本是矣而流俗誤錄著王丞相集中且多舛午今本雖非全篇然比世傳他本最精善眞可垂永云政和七年十月十一日於山陽袞華堂觀武陽黃長睿父書

跋吳道玄地獄變相圖後

吳道玄作此畫視今寺刹所圖殊弗同了無刀林

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在至江左六朝若謝宣城蕭揩韓擒龍雖不以書名世至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間正書結字漸方唐初猶尒獨歐陽率更虞永興易方爲長以就妥媚後人競效之遠不及二人遠甚而鍾王楷瀠彌遠矣隋世善書者多其間丁道護者不今不古適婾有瀠今觀碧虛子陳君小楷殊得道護筆勢亦可謂有意於古者也案隋經籍

易方爲長蓋取之篆非妄作也

丁道護啓法寺碑在襄陽拓本頗有藏者恨余未以見示。今此碑出而觀相去遠矣

丁道護法全是北派非歐虞匹也杭田等歐化著海未經生書祖之

腕項刻作掖

當上缺有字

沸鏤牛頭阿旁之像而變狀陰慘使觀者腋汗毛聳不寒而栗因之遷善遠罪者衆矣孰謂丹青爲末技歟政和七年歲丁酉十二月二日武陽黃某長孺父書同觀者外弟鄱陽張熹子昭建安翁招士脩時寓楚之裘華堂

跋古文書武成篇後

劉邕父云此書簡冊錯亂兼有亡逸今次定之如右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武王之誥未終當有百工受命之語計脫五六簡矣然後以乃偃武脩文云

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後

予嘗見畢文將叔云家有唐初人所摹此帖來禽等四物外又有密蒙華一種先丞相文簡公荅王黃門寄密蒙華詩云多病眼昏書嬾讀煩君遠寄密蒙華愁無內史詞兼筆爲寫眞方到海涯蓋謂此也然余接今諸本竝無此一種而瀟書要錄十

寫項刻作樊

七帖亦不載此不知何緣畢氏本有之但未嘗見此帖無從知其眞僞姑記于此以俟後觀云

跋寶王論後

夫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漢書曰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道之不可須臾離也如此雖然此特域中之道耳首楞嚴經云若諸衆生憶佛念佛見前當來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予謂脩念佛三昧亦當如參前倚衡與夫見堯之義行住坐臥皆應憶念何患不見佛哉此眞出世成道之要津也脩是三昧者當以安養爲期益彌陀願力以接引羣生爲務大光普照攝取不捨凡存念者盡得往生其利溥哉豈特見堯於牆於羹但虛想乎政和七年十一月三日於符離境舟中因觀唐釋飛錫念佛寶王論因思吾夫子與漢史之言與佛若合符契乃紀於此帙冀時觀之以自策焉凡見聞者其亦

溥項刻誤爲博

勉諸黃某長孺謹書

跋施眞人集後

右唐施肩吾集其詩無慮五百篇有肩吾自敘冠焉而陳倩所敘纔六十二篇益未嘗見完書也今合爲一集以雜筆三篇附于後肩吾隱豫章西山莫知其終江右人至今傳以爲僊觀其三住銘論氣神形之指甚微眞得道者之言與其詩格韻雖若淺切（川本作近然）時有過絕人語頗可觀覽政和丁酉歲十一月十二日武陽黃某長孺父于京路舟中校之

跋滕子濟所藏貘圖後

豫山海經圖南方山谷中有獸曰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人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嗜銅鐵弗食他物昔白樂天嘗作小屏衛首據此像圖而贊之載于集中今觀此畫夷考其形與山海圖樂天集所載同豈非白屏畫蹟之遺范乎政和丁酉歲十

二月十日武陽黃某長孺觀于子濟之書齋

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

右米襄陽帯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揚放殊不填郭非古也咎人揚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應郭填乃造微耳

跋李西臺書後 西臺學張長史申而稍頽

西臺本學王大令書而拘攣若此猶韓非之學黃老李斯之師荀卿也然徐觀筆勢尚有先賢風氣

兩自佳

跋所書詩軸後

張子昭弟雅善瀝書以此卷蘄僕諸體書聊書頃所爲歌詩數詞爲作正行草章字四種屬疾小佳殊乏劣悚愧大令之合作也然筆勢頗傳魏晉餘韻庶幾眞賞之擊節云子昭復欲漢碑字及鍾鼎古文二種因附卷末蓋曲終奏雅之義也

跋唐建中告後

此告建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其後具列中書省官所謂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院者朱泚也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臣張使者張鎰也知制誥臣劉太宣宣奉行者劉太眞弟也蓋前一年泚節度涇原還鎮鳳翔加中令拜太尉故云在使院然三年四月鎰已罷相出帥岐而猶帶平章事又當時唯盧杞在門下而中書闕眞相故是年八月尚具鎰銜而注使字也泚鎰皆在外中書官宣奉行者獨太宣也以鎰之忠蓋而弃外杞之姦而當國泚之陰賊而位三公德宗建中之政可知矣是告所存惟尺素耳興衰之蹟固已具見後之覽者寧不慨然

黃長睿觀

跋郭忠恕所摹按樂圖後

開元按樂圖周昉畫是本蓋國初郭忠恕所摹中有脫者乃忽先自寫眞也黃某書

跋孔穎達碑後

孔祭酒碑世傳虞永興書非也沖遠之沒乃後伯施十年豈非當時學永興濃者書耶然筆勢遒媚亦自可珍

跋瘞鶴銘後

朱方鶴銘陶貞白書在焦山下石頑難刊且爲水泐故字無鋒穎若掘筆書眛者從而斀之深可一笑

此論山谷治好古者多此病不可不共監也

跋瘞鶴銘後　邵資政考文鈔文載在卷後

右瘞鶴銘資政邵公亢嘗就焦山下缺石考文其文如左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尾似粗可見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尔而歐陽文忠集古錄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唯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矣益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爲百當時所得益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家本爲多此銘相傳爲王右軍書故蘇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爲不類王濛而類顏魯

此碑用筆与欵書近而結字不同乃六朝書若晉人

公又疑是顧況云道號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濛殊類陶弘景弘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眞逸者豈其別號歟又其著眞誥但云巳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尒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僞去爲之作傳卽十一十三年正在

王陸云非眞人

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楊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銘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于石側也或以銘卽瓚書誤矣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會稽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眞逸也又未官于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

楊字衍石本校

決非右軍也審矣

跋桓宣武傳後

此顧愷之畫溫像後人略其傳書于卷尾也予既揚此畫未暇寫此傳聊尔存于斯

跋金樓子後

梁元帝金樓子自謂絕筆之製余久欲見之及觀其書但哀萃傳記殊無衿臆語恐所著諸書類若是然以帝子之尊不嗜聲色而沈酣文史纂述殆二百卷勤博至斯自可賞慕至于忿狷忌前揚伐儷之惡尋闕脩之兵以至守株延敵自蹈其國滅可嗟慨長睿父書

跋逸少升平帖後

晉史稱王逸少暮年方妙此帖升平二年書詎其終才三載正弱年躍也故結字比樂毅告誓諸帖尤古質殊類鍾元常渾渾然有篆籀意非遇眞賞未易遽識也長睿父題

升平帖即黃絹碑

禁中書目真書五卷凡十四帖其中獨云曹娥碑武陵陶貞白論書中云有二帖及之不知出於何時而自雯也。宣和書譜亦但有樂毅黃庭像讚越州石氏帖目中只云晉督書曹娥碑思陵題簽稱奉敕

跋陳文惠公記烏君事後

人之致力不勝天力之爲功不若命令咎所同知也故耆艾夭折豐泰呪窮運于冥冥契于昭昭其數之滋其時之會人之始生固已存矣所謂天命者不大示其兆不顯著其符莽渺昏默實難稽揆豈非俾人懋德勤行競時赴功兢業惕勵以自克耶不然則善將惰惡將肆人事將措而不修矣天之於人意殆以此今以陳文惠公與烏君窮達之

項刻仁宗弓起

事觀之信乎有時數也竊惟仁宗皇帝御天下四十二年孝愼輔相類得賢傑以啟治功文惠公其入矣蹟其興韋布位鼎司植志持身蓄德惇義蓋非恃命之自尔者則日若者之言雖可諶公之爲善亦不怠天人力命相須以行此其遺風所以想見于後世也故待烏君之禮足以厚交朋初終之契傳烏君之書足以抑時人詭躁之求論是議則淳淡雅淡可以聞其言而知其德觀是筆則端莊遒

嫵可以見其蹟而推其心余雖不逮覩公之容承
公之音即是論之亦可知公之志矣於是乎書

跋楊夷甫提刑等帖後 川本無

此冊以親友相聞帖紙綴屬才十簡八人耳適偶
尋繹而三人已爲鬼錄撫卷慨然謂李富國宗儒
范之彥邦直楊達夷甫楊最好事此其書也長水
紙爲物至微而易得楊欲得再三言之豈索于斐
者也夷甫學雖未至然亦喜事佳子弟奉使巴蜜
遂沒不返觀此書已爲陳蹟矣

按正崇文總目十七條

高氏小史名峻一作峻

山海經侍中秀領按秀即劉歆也

丹元子步天歌此但記列星所在并其象數使人
易識耳非占說也

黃庭經此特梁丘子注尔

張萬福唐人有傳總目云不詳何代人

步虛洞章總目云不詳何代人脩靜東晉道士隱
廬山
葛僊公序葛洪此恐是葛玄
元綱論此前已有所謂眞綱論卽此蓋避聖祖名
三茅君內傳云唐李遵撰遵非唐人
德山棨德山不詳何人德山在朗州蓋宣鑒禪師
乃唐僖宗朝人此云不知何人疎謬如此
破胡集後云釋氏興于西域自漢末始流于中

北漢末
文選撰李善注在五臣前此云因五臣而自爲注
非是
中書省試題詠詩若集中純載詩卽不可謂之詩
筆
丹陽集已見總集此重出
蔡融來鵬皆唐人見丹陽集

質論李後主與徐鉉書云爲尔於質論前作得一小序子即此論也

論漢晉碑

與董彥遠同觀文翁學生題名予謂董云結體殊不類隸董云集古錄以爲文翁學生予云嘗攷此碑其郡望有云江陽寧蜀遂寧晉原以晉書志攷之江陽蜀置此郡寧遂寧晉原皆是宣武平蜀後置彥遠擊節此言以爲辨正精詳又問予云周公禮殿記云甲午年故府梓潼文君不審文君之名子云華陽國志載文參字子奇梓潼人平帝用爲益州太守記中文君乃此人也甲午乃光武建武十年云且如漢成皐令任碑云字伯嗣名已缺任延熹中守官掾漢桓紀延熹八年桂陽太守任胤乃此人故其字伯嗣予又云備員祕館案年御府降出太清樓奇書異傳甚富令參校得失予喜觀未見書同舍出省後予嘗侵晚而歸董云與書

不可不看逌初除正字供職未幾乃以平日所疑故事因閱傳記決疑者多自此後論議覺進信知書不負人也所恨未嘗獲覩太淸樓書予又論集古錄有疎脫處如跋漢倉頡廟碑云此碑有蓮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秩皆不知是何名號予按前漢書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後漢百官志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注引漢官儀載戶五千則置有秩風俗通云有秩則田閒大夫言其官威有秩尒蓋鄉吏之名號也又論水經與漢碑刻不同者多如王純碑道元注云王紛碑又州輔碑道元注云州苞如袁良碑道元注云袁梁又如屬國都尉王君碑道元注云蜀都太守姓王字子雅彥遠云恐忘記遂盡錄去

論靈臺碑

集古錄靈臺碑以爲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無堯

母葬處予按漢章帝紀注述征記云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又按水經注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而此碑云堯母葬于茲欲人不知名曰靈臺以二事證之堯與堯母葬處明白若此集古又云俗本多作城陽獨此碑爲成陽當以碑爲正予攷成陽與城陽自別成陽縣屬濟陰城陽乃漢齊悼惠王之子章所封之國名帝堯碑云慶都與赤龍交生伊堯其事神異不可測集古又云延尉某姓名摩滅予按漢廷尉仲定碑云遷廷尉卿託病乞歸修堯靈臺黃屋三十餘而靈臺碑中有云濟陰太守成陽令各遣大掾輔助仲君故知仲定無疑大凡考校往古事蹟先須孰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疎略歐陽公集古其文章冠世後人豈可跂及然大要在考校而非所長是可歎也

川本自大凡至歎也無此五十四字

川本是有此則陋矣

論玉輅建太常用黃色

謹按春官巾車王之五路玉路建大常金路建大旂象路建大赤革路建大白木路建大麾而司常九旗之名物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旛龜蛇爲旐今以五路所建旞之太常大旂已著其名攷其餘者大赤蓋旗也大白蓋旗也大麾蓋旐也何以知之以所飾之物辨而知之龍位東故旂之色宜青鳥隼位南故旗之色當赤熊虎位西故旗之色當白龜蛇位北故旐之色當黑由鳥隼熊虎觀之則知大赤大白之爲旗與旗也蓋巾車或謂之太常大旂者以旗之名言之或謂之大赤大白者以物之色言之皆互相見也於玉路言常金路言旂則象爲旐可知矣於象路言大赤革路言大白則玉路所建之常爲黃金路所建之旂爲青木路所建之旐爲黑可知矣而先儒乃謂大赤爲通帛之旂以大白爲用商之色大麾不在九

旗之數而以九旗皆用絳悉非也至于後世玉路以青爲飾金路以赤革路以黃象路以白皆無經據失之遠矣獨木路用北方之色偶合經旨焉然日月爲常日月麗乎天天玄而地黃則太常之色黃其可乎曰日月所麗則天而所出則地車者王之待以載也車之章有山焉山麗于地矣今繢山于色玄之衣亦乎又王之衮冕玄衣纁裳其衣玄者天之色而衣無害于義則飾日月于色黃之太常復何疑哉益巾車諸路之序金象革木相次則青赤白黑四方之色各以其序而具矣由是觀之則太常之色非黃而何

校定楚詞序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悅之王褒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詞者九江被公等楚詞雖肇於楚而其目蓋始

于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爲惟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効而繼之則曰楚詞非此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摛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益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祭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蘅蕙若蘋藸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槩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詞失其指矣此書既古簡冊迭傳亥豕帝虎舛午甚多近世鬼監美叔獨好此書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校失得其子伯以叔予又以廣平宋氏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某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國監博士楊建勳及洛下諸人所藏及武林吳郡數本讐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

項刻太祀為木又脫公字

者皆兩出之按此書舊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為十七而某所見舊本乃有揚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此文亦見雄本傳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竝載於書末猶古文尚書漢本濛言及史記自序漢書敘傳之體駢列于卷尾不冠于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太史公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為詳故編于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辨騷在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詞嚴義密最為難誦柳柳州于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弘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別附于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為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序別為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龔騷云至于屈原行之忠狷文之正變事之當否固咎賢之所詳僕可得而略之也政和初元七月初吉武陽黃某長睿父序

欽定焦贛易林序

承議郎行祕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讐中焦延壽易林定著十六篇篇中或字誤以快爲決以羊爲年如此者衆校讐已定又若喜或爲嘉鸛或爲鵲義可兩存皆竝著可緝寫（川本無六字今存之）焦延壽者寧贛梁人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學成爲郡吏察舉補令小黃以候伺先知盜盜不得發舉最當遷吏民上書願留詔許增秩卒于小黃其說長于災變以授京房房又著易林十六篇其灋每卦變而之六十四爲林凡三千八百世臣謂延壽之灋凡筮得某卦之某卦則觀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爻不發則但觀本卦林詞初未嘗分四時節候至于漢書京房傳所謂六十四卦卦直日用事者蓋爻主一日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餘四卦爲監司此灋但以風雨寒温爲候而占災變耳若房封事所謂辛酉太陽精明丙戌蒙氣

復起之類孟康注之甚詳此自延壽占災祥之一
瀌非關易筮也後世昧者弗悟乃合二術而一之
而于直日卦中求所得卦以考人之吉凶謬託燕
薊士之祕瀌豈不誤甚歟蓋直日之瀌分至外餘
日惟一爻用事而易林變卦則非止一爻也乃知
林自林直日災祥之瀌自直日災祥之瀌二者雖
皆本于易同出于焦贛而初未嘗一其用也又本
朝有王佖者於雍熙二年春遇異人爲筮得觀之

賁其林有西去華山游子爲患之語乃贛易觀中
賁林也若以直日之瀌用之觀及賁乃白露之卦
非春所宜用不當以觀中求之然其後事應甚著
與人之占固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說非可用於筮
占也章章矣後之觀者不可以不辨延壽所著雖
亡筮之書出于陰陽家流然當西漢中葉去三代
未遠文辭瀌雅頗有可觀（覽）謹弟錄上

按定帥春書序

承議郎行祕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讐中師春五篇以相校除複重定著三篇篇中或誤以夢爲背以放爲依如此類者衆頗撋皆已定可繕寫案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illegible]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軍杜預云別有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弟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祕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證瀆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錄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又有紀年記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

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臣近考辨祕閣古鼎器有宋公繇餗鼎稽之此書繇乃宋景公名與鼎銘合而太史公記及他書皆弗同繇是知此書尚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謹弟錄上

東觀餘論卷下終

項刻即連校定師春書敘後

附錄

太傅大丞相李公庁按定杜工部集

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庁不足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嘗有意參訂之特病多事未能也故祕書郎武陽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工于文辭尤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弟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燦然可觀蓋自

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于至德大曆干戈亂
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
節羈旅艱難悲憤忉聊一寓于此句濃理致老而
益精時時讀之未見其工逮親更兵火喪亂之後
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公之述作行于世者既未
爲多遭亂亡逸又不爲少加以傳寫謬誤浸失舊

御上項刻空一字

文烏三轉而爲烏者不可勝數長睿父官洛下與
名士大夫遊裒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詩
數十篇參并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校讐益
精密非世所行者之比長睿父沒後十七年余
始見其親校定集卷二十有二并其家朱黃塗改
手蹟如新爲之愴然竊嘆其博學淵識而有功于
子美之多也昔東坡有言子美自許稷契人未必
許也然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兼道何高秦時用

商鞅灞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口中語可謂知子美者矣方肅宗之怒房琯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廢斥終身而不悔是必有言之而不可已者與陽城之救陸贄何以異然世罕稱之者殆爲詩所掩故邪嘗一臠之肉知九鼎之味有一于此可以卜知其他故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玅天下而已紹興六年丙辰正月朔武陽李綱序

觀文節使葉公題跋索靖章草急就篇

右索靖章草急就篇一千四百五十字闕七百五十九字余聞世有此唐人硬黃臨本舊矣不知藏誰氏求之久不獲紹興甲子偶得故祕書郎黃長睿雙鈎所摹于福唐凡西晉前鍾張衛索書帖存于今者大抵皆無復眞蹟流傳謄搨既多僅見其黠畫尔長睿好古善隸楷能得古人用筆意其氣韻精彩尚可彷彿典刑兵興以來剽剝煨燼之餘

故家名流所藏殆盡幸有遺者不可無傳于世闕無美石乃使以版刻置之燕堂以示好事者杜子美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篆刻肥失眞古今所恨云七夕日石林葉夢得書

樞密資政許公輶祭文

故祕書學士黃公長睿父之靈嗚呼山川之秀草木之英流天地間淸徽淑朗子獨遇之撫躬以生超于沈濁神其氣形庸衆之稟麤穢悍堅不少取此寧速隕零嗚呼哀哉寵圖島策傳載多方汲冢之闕禹穴之藏人涉其流隨得隨忘子容若虛應即琅琅舍咀英華發爲文章與古爲侔非今所臧秦生小篆史蹟既亡誰其考之匪籀與蒼夏鼎周鼓鍾鎛舜鸞雲靁繆文有銘其芳剝劘蓱苔發其光芒顧邈冰斯徃慕鴻荒回其筆勢與時彷徉有綵有正有章有行爲無不能鵲立鸞翔兼資數器一世靡亢取名既多躬反不昌嗚呼哀哉子之掾

洛我往受縣定交之素得于未見我來在朝莫謖
其面予力我譚公卿異觀接武石渠羣英絢練視
子所厚莫如我睠孰云天禍若水之游弔子于廬
三年我遠逮茲嘉服來適往願臥疾幾時作此奇
變音容俛仰一絕如電抑哀紬文侑此薄薦懷辭
欲陳有淚如霰嗚呼哀哉尚饗

讀許太史祭黃長睿文 川本無

承奉郎尚書考功員外郎翁挺

項刻左字項行起
祝字上空二字

祕書丹旐返旅櫬尚丹陽海路三山遠江流萬古
長交情惟太史傳業冀諸郎誰與銘泉壤臨文泪
數行

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贈左朝請郎黃
公墓志銘

觀文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江南西
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營田大使馬步軍都
總管兼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隴

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
千七百戶李綱撰

公諱伯恩字長膺父姓黃氏其遠祖自光州徙居
閩中爲邵武人曾祖汝濤贈太師曾祖妣高氏贈
相國太夫人祖履任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
提舉中太一宮會稽郡開國公贈特進祖妣段氏
封河南郡夫人考應求任奉議郎饒州司錄事武
騎尉賜緋妣王氏封僊源縣君繼李氏封眞寧縣

三字上項刻空一字
通項似爲嗣

君任氏封華容縣君後改封孺人再封安人會稽
公山布衣擢高弟以德行文學被遇三朝致位丞
弼號爲名臣公其適長孫也公天資警敏風度夷
粹幼不好弄惟喜讀書日誦千餘言每聽會稽公
講論經史公遐與他兒言無遺誤者會稽公尤鍾
愛之俾晨夕侍左右躬自訓導任爲假承務郎嘗
夢孔爵集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識者知其爲
文祥也故左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贈太師衞國公

按徵上項刻皆空一字

李公夔會稽公之甥也於公爲外伯父儒學聞一時會稽公命公師焉種學積文根柢淵源益臻壺奥年甫冠入太學與宿儒寒畯技藝屢占上游優等與薦送遂過南省屬哲宗升遐徽宗亮陰不言詔罷廷試公名在行間不得攄其素蘊會稽公將以恩例繼奏俾增秩公固辭由是益奇之時朝廷方以宏詞取士公將應其科肄業不輟屬會稽公薨公以毁得羸疾竟不遂所志士論愔之初公未弟前以銓試第一人調磁州司濮參軍久不之任至是改通州司戶丁內艱不赴服除授河南府戶曹參軍公平居篤志文史視世務邈然不以經意其掾洛陽也衆謂會府劇曹難以稱職而公應事接物游刃有餘不勞而辦洛陽故都素號衣冠藪澤公以餘暇與其賢士大夫游從容翰墨間相得甚適秩滿當受代少係莘國公鄧公洵武實司酉鑰愔公之去辟知右軍巡院公亦樂其山水人物

之勝因留不舜葢聖留者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
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閱文字改京秩尋充監護崇
恩太后園陵使司主管箋表以修書恩陞朝列除
祕書省校書郎既入館縱觀冊府藏書雅愜所好
耽玩至忘寢食再遷祕書郎在館踰再考丁奉議
公憂公性至孝自幼失母氏而眞寧華容君復相
繼捐館舍執喪咸以孝聞至是不勝哀毀疾遂以
劇釋服至京師清癯臞骨立而嗜學不倦葢如笞也

二十項刻作一十

復除舊職不數月竟不起實政和八年二月二十
六日享年四十公遭會稽公之喪廣讀佛書恍若
有悟遂篤好之嘗作西方淨土發願記以述見聞
及家世歸依之意甚詳將沒之夕沐浴易衣西嚮
修念佛三昧而逝家無餘貲盈篋笥者書籍而已
公體弱如不勝衣而風韻灑落飄飄有凌雲之意
遇人謙謹恂恂如不能言而高朗閎遠善著書揮
毫數千言倚馬可待自幼學至彊仕手未嘗釋卷

其所至雖假室暫寓必求明窗淨几圖史滿前欣然處其間誦習述造皆有度程寒暑不易故其所學汪洋浩博上自六經下至諸子百家歷代史氏之書天官地理律歷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又好古文奇字官洛下得名公卿家所蓄商周秦漢鍾鼎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了達辯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在館閣時當天下承平無事詔講剛前世典章文物修輿地圖集鼎彝古器考訂眞贋公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所著古器說凡四百二十六篇地志文字尤富古器說悉載博古圖地志說見于九域圖志皆藏之御府副在有司與同僚襄陽許翰尤相善翰喜述作所解太元諸書有疑義以就公質之是時士務浮競枝辭蔓衍趣時好以取世資公獨遐然無營寓意古道所學最爲絕俗文詞雅健格高而思深歌詩俊逸清新追古作者蓋公之學問慕楊子雲文章慕

本朝□項刻空一字

柳子厚詩篇慕李太白此自其平日所稱道也有東觀文集一百卷藏于家公尤精小學凡字書討論備盡本朝淳化中博求古瀛書命翰林侍書王著緒正諸帖公病其乖譌厖雜作刊誤二卷考引載籍咸有依據而公之書正行草隸皆精絕初放歐虞後乃規摹鍾王筆勢簡遠有魏晉風氣得其尺牘者多藏去嗚呼爺之所謂好古博雅君子與夫直諒多聞之益友者非公其誰當之公亦好道家之言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其再至京師夢人告之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冊不踰月遂謝世其事頗與李長吉王平甫同亦異矣夫公自假承務郎六轉至朝奉郎自磁州濼掾六遷至祕書郎以長子陞朝列追贈左朝請郎娶張氏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淮南路計度轉運使賜紫金魚袋根之女封太安人男二人長曰詔右通直郎知福州長樂縣事次曰訪右從事郎

項刻天地自立而起

福建路安撫大使司準備差遣女一人適宣教郎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鄒栩孫男三人同寅惟寅見寅孫女四人惟公之殁以宣和五年十月十八日葬于鎮江府丹徒縣招隱山之麓距今十有七年方葬時詔訪尚幼不克銘于墓大懼湮沒先德乃狀公平生行事來請銘綱于公中表姻婭相與甚厚又公嘗從先公太師學義不得辭銘曰天地和氣清微淑靈山川炳煥草木敷

來脈項刻自為一行起不可曉

根深自為一行起

榮公稟其秀瑞時以生歧嶷之姿見自幼齡風神凝遠玉粹氷清溫良端恪祖訓是承孔翠之祥乃以文鳴合英俎華休有俊聲來游賢關令譽騰躍遂登儒科靡此好爵簪仕之初于西邑洛簿書粗辦寓意寥廓發聞惟馨高步館閣縱觀羣書得其所樂貫穿古今見聞日博沈酣耽玩心醉于學根滾華茂其詞如雲文章典雅詩句清新人皆寘束我獨齋淪追古作者超類軼羣夏鼎周鼓鍾鑄彝

下連自爲一行起

自爲一行起

尊雲靈刻畫繚以繆文銘章款識研究本根洞視
千古別其贋眞下逮小學訂正精明字畫之玅晚
臻老成有正有隸有章有行鸞翔鵠跱爲無不能
兼資數器以大其名身返不昌遽速殞零蘭摧桂
折鳳去梁傾莫詰其由崤于杳冥白玉樓成上帝
有詔徃司文翰脫屣塵淖世間夢幻孰非顚倒壽
夭升沈竟亦何校京口之藏旣安宅兆十有七年
星流電掃子孫方興天有顯報追作銘詩萬古之

文太冗而無味

跋文太痤鶴銘文

邵資政考次痤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爲亭甲午歲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遂吾翔闕一字當作寥廓邪奚奪闕二字
化於朱方天其未遽也迺畱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闕四字
我竹此字不全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彼胎禽浮丘闕二字當作華表語闕二字當爲形義余欲無言爾闕五字當有雷門二字去
鼓闕一字當作華表語闕二字當爲形義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

入此全字之首

何之解化闕五字入此字不全惟寧後蕩洪波前固又闕五字華亭袭集眞侶痤爾闕二字重扃右害并尸冫冫又闕八字奚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字或文但止于此未可知也丹陽眞宰

右東觀餘論不載今附于後

先二項刻空二字沒問

右字自為行起

訒紹興初寓居福唐以先人祕書學士校定杜子美集二十三卷槧本流傳暨任帥司屬官已後開刻校定楚詞十卷龔騷九詠小楷黃庭內景經摹勒索靖急就章各一卷今任復以先人所著灋帖刊誤祕閣古器說論辨題跋共十卷總目之曰東觀餘論及校定汲冢師春刻版于建安漕司先世遺書遂行於右文之旦爲時而出豈特家世之幸紹興丁卯春正月初三日右宣教郎充福建路轉

此跋項刻別附於洛項行款

運司主管文字黃訒書

川本去三十一篇皆在可刪之域若跋師春書後一篇後已有挍定師春書序又跋千祿碑後及跋鍾虞二帖後皆是重出當刪其餘二十八篇不若存之以全其書

康熙戊寅二月冒潤樓李項氏舊刻對一過項刻皆照宋本者五月初六日焯識

雲林子竗于考古是書久行于世余尤所篤好暦其訛舛尚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著作莊子禮欲得善本傳後再爲詳挍而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千卷趙德父金石錄至二千卷考訂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爲盡善順伯蓄古刻最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辯析隱奥上下千古皆前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燾紫微董公逌皆鴻博之士與之

言自以爲不及也以雲林之美才又仕于洛多見
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
承平鼎彝古器具見制作款識之舊嘗自言曰考
校往古事蹟先須孰讀强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
疎略又謂歐陽考校非所長則此書宜無毫髮之
恨及細讀之尚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
知何人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刪州刺史裴公
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巂州巂易

悳系能辯其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顧
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既全取歟州巂三
字又移剛爲易悳系皆取其半歟乃碧落碑中唐
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爲揚殆
未之攷也王大令靜息帖畧石事與苑謂曹公同
王粲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荆州時未知何據題
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璇題猶重書自注
云謂不書太極殿榜然選詩所謂璇題納行月者、

項刻缺此難以三字

缺處此廿三字

乃謂以玉飾椽頭如孟子之言椽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頓乏勿勿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又引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謂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于書翰顏之推在牧之數百年之前似難以此詩爲證跋右軍甘蕉帖云蕉似竹於文從焦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按說文解字蕉從艸在艸部不得爲非是以是益知考古著書之不易云雲林壽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隼七十有四聞見寡陋心顧好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隱之爲隱最之爲冣之類尚衆此既爲小學而作亦略爲正其點畫不敢自謂詳盡更俟博雅君子相與正之嘉定□隼四朔樓鑰書于攻媿齋

墨縫百川學海中續法帖刊誤多宅即東觀餘論三綱領均乃久而益寒晏見秀水項氏倣川本重鑱又增其所刪惜乎未廣流布云氏書苑云

諸書罔釋大是坊賈伎倆謬脫簡甚多山周七
雷鍾跋原与閔墨周沈及一柱爵名自若說條甘四
簡混為一石欵銘首屬与陰摸索又劉原父跋雅仲
匡銘与文百不十餘言僅存二行半不大失長膺本
免邪去膺嘗与董鑑徽尼集古錄謂歐陽公文章
刻古不可跂及大要考校非甚所失直自負法書歷
偽永姓矣因不入本集中加名餘論自歸雲林子名字
寶其實爵里詳見忠定公誌中淵亭毛晉識